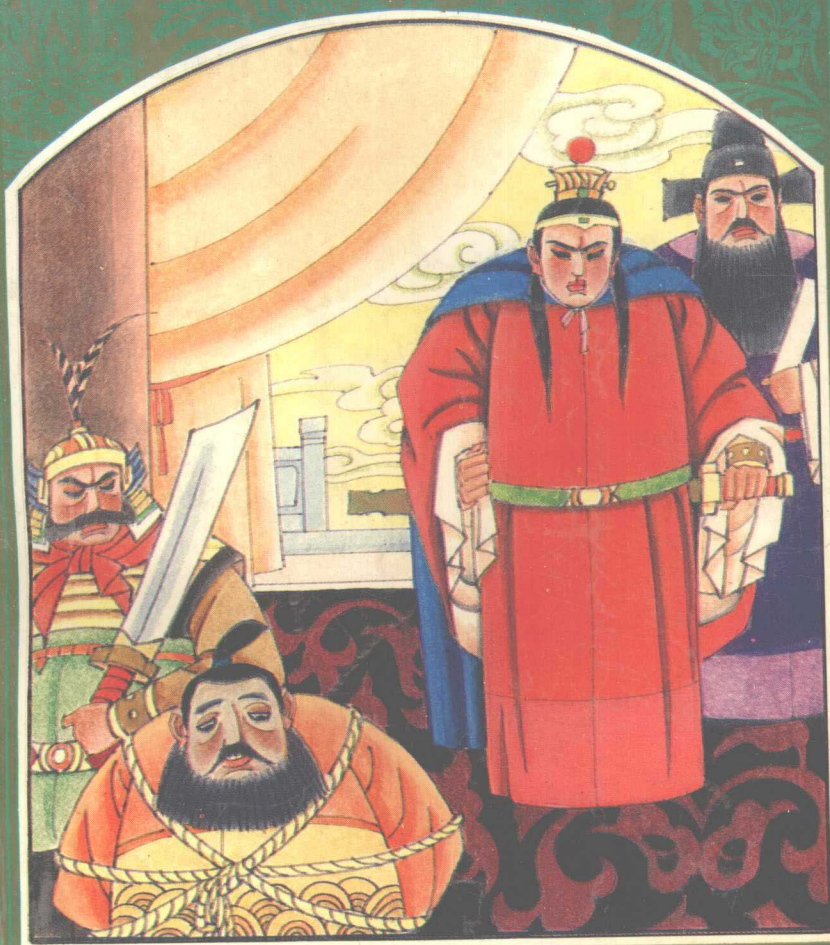


言曝叟野

[清]夏敬渠 著 中 郑言愚 校点



134
241-

真本

言曝叟野

[清] 夏敬渠 著
郑言愚 校点



(豫)新登字 05 号

野 叟 曝 言

(清)夏敬渠著

郑言愚校点

责任编辑: 袁 健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	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
新华书店经销	河南省孟县印刷厂印刷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	64.375 印张 1264 千字
1993 年 7 月第 1 版	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 1-20000 册	

ISBN 7-5348-0894-4 / I · 402 共三册 定价: 38.60 元

双字卷之八

第四十九回 想中缘文素臣再朝天子 情中景谢红豆二谒金门

太玄看了壁上之诗，笑道：“飞者，吾知其为鸟；走者，吾知其为兽。至于龙，则乘云，气薄玄冥，夭矫变化，茫洋无间，孰从而知之。庄子云：‘瞽者，无与于文章之观；聋者，无与于钟鼓之音。’正此诗之谓也。”素臣笑道：“狂者，以不狂为狂；醉者，以不醉为醉。老丈昧于顺正之义，安知此诗之旨哉！”太玄正色道：“吾道包乎天地，囿乎群生。尔师孔子，尚惊叹为犹龙，适周而师事。先生何人，得加非议！”素臣正色道：“庄周诞漫，《家语》荒芜。漆园自序，本托陈人为寓言；王肃传说，复经广谋之窜削。其事不经，其言可笑。故箕子、颜渊俱入《易赞》，史鱼、蘧瑗咸载《论语》。《左传》流涕于子产，《檀弓》嘉叹于季札，岂犹龙之师，而不一及乎？弃圣贤当世之书，而信后人波淫之说，古今同病；宜老丈之耳食，而不计识者之齿冷也！”

太玄道：“先天之学，希夷授于康节；太极之妙，希夷授于濂溪。两图为儒门拱壁，皆出自道家。此近世之事，信而可征也，岂亦附会乎？”素臣道：“希夷本五代遗

贤，隐居避乱，静以养身，动以知变。朱子谓其未能如圣人之无可无不可，盖以逸民目之。观其对真宗之言，崇实黜虚，且自谓不知有神仙黄白之事，则非方外士明矣，安得指为道家！即以图论，康节之《皇极经世》较李之才之著述，固大不同矣。《太极图》为周子所作，则更有墓志可考。两图受授源流，朱子皆以为附会；即果如世俗讹传，亦与孔子之学礼于老聃，学琴于师襄等耳！天子失官，守在四夷，抑并不足辩也！”

太玄大笑道：“希夷乃吾教中地行之仙，怎说是隐居贤士？且请问先生：白日飞升之事，有乎无乎？炼形尸解之事，有乎无乎？延年不老之事，有乎无乎？书符注箓之事，有乎无乎？烧丹采战之事，有乎无乎？少所见者，多所怪。吾道之旋转乾坤，挽回气化，固非俗儒之所知也！”素臣道：“老庄之学，与圣贤背驰者，只缘误认道德二字，不求于仁义之中，而索之杳冥之地。此所以终于昏默，而无诚明之实境也！然白日飞升、炼形尸解等事，则犹其所羞言。后世歧邪之术，从而附之，说日以诞，而趋日以下。老庄闻之，亦必笑为妄议，譬为邪说也！夫白日飞升之说，昉于黄帝；孔子删书，断自唐虞尧舜，以前无传焉；其传者，齐东野人之语耳！至后世所云，吹缙岭之笙，则子晋之幼慧而早夭，可征也；乘萧史之风，则穆公之爱女而厚葬，可考也；淮南之鸡犬皆仙，则刘安之结客而贾夷灭之祸，可验也，凡言飞升者，靡不类此，其必无也，明矣！至若炼形尸解之事，则间或有之。得地之阳气者，其尸蜕，得地之阴气者，其尸凝；得地之死气者，其尸僵；得地之剽气者，

其尸厉。蝉羽之蜕也，其尸解耶？松魄之结也，其炼形耶？是即僵尸旱魃之属，特其受气有不同耳！更若延年不老，则运气调息，绝欲屏嗜之功，理有可通，数逢其适，长年者有之。然必散者气，必敝者形，卒无不同归于尽者！其余书符注篆，则始于五斗米教。当时群识其奸，后世乃传其说，此固术士所为，强附于老庄之徒，而实老庄之所不齿也！其法或验或不验，如祝由之治病，邪术之禁刑，奇幻俶诡，变无常态，而伎有必穷。至烧丹采战之事，则道家且斥为邪教矣，又安足挂吾儒之齿颊乎！老庄为道教之祖，其男女饮食，未与人殊。至后世乃有出家之事，殄其宗祀，灭其子孙，而求一身之寿，悲矣！无论变化之道，断无息而不消之理，即幸获长年，而割子孙千万之蕃衍，以延一身数百岁孑立之光阴，亦得不偿失耳！将以我为鼠肝乎？以我为虫臂乎？大冶铸而辄思一跃，是其智更出庄周下矣！岂不哀哉！”

太玄恍然道：“短于视者，见近而不见远；迷于心者，信事而不信理。即此地之祠吕翁，可明仙家妙用。昔日之卢生，即今日之先生也。真人当日苦口化导，而卢生沉沦苦海，若罔闻知，直至黄粱梦醒，方跳出火坑，从真人学道，至今位列仙班。先生之迷，正在梦中耳！然至梦醒，悔将无及，岂必得吕翁仙枕，俟黄粱饭熟，乃得醒耶？”素臣大笑道：“卢生之事，乃小说家捏造，供人一噱者，如嫦娥窃药，织女渡河，荒诞不经，世共传说耳。邪夫妖女，心有所慕，而不能遂其欲，或遂其欲，而不得畅其情，往往托于神仙，以寓其事。如

刘阮之于天台二女，裴航之于云英，张硕之于杜兰香，羊权之于萼绿华，不一而足；陈思以甄后为洛妃，特其较著者耳。青天白日，老丈何作此梦呖耶？”太玄沉吟道：“先生之病，已入膏肓，非口舌所能解。吕翁卢生仙踪不远，某当挟以俱来，看先生那时毕竟是梦是醒！”因拉着成之出去。素臣暗笑道：“遁辞知其所穷。此翁不复来矣！”因回到房中，假寐而待。待了一会，不觉困倦起来，遂朦胧睡去。正是：

不将蓬岛迷真性，且向华胥觅黑甜。

素臣睡中，忽听叩门声急，忙开出去，只见几个差役，押着奚囊在外。素臣惊问道：“你原来仍在此处。这差人又押着你做甚？”差役道：“文爷不认得小人么？东宫爷奏了朝廷，钦召文爷，累小人们访得好苦！车子现在外面，快请上车！”素臣细看，方认得是前番护送的两个卫士。当被簇拥出来，果然有一辆车儿。素臣上车，车夫连加几鞭，如飞而行，懊悔没与成之作别。

不几日到了京中，长卿、日月等俱来接风。怀恩闻信亦至，素臣叩问钦召之故。怀恩道：“东宫爷朝夕保荐，又亏那女神童在宫极口称颂，皇爷回心转意，复还了赵老先的原官，钦召先生，就要大用哩！”素臣不胜感激。

次日朝见，天颜大悦，降旨补授监察御史。素臣谢恩出来，又赴东宫叩谢。庆贺者纷纷而至。当日到过衙门回来，思量：“我以樗栎庸材，蒙皇上天恩，赦其狂愚，授以言职，当思尽忠报国。现在切肤之灾，莫如国师继晓、法王札实、参、司礼监靳直。若因惊弓之故，

畏蒞不言，如臣职何？”因在灯下修本，明日五更，实封进呈。午后倒下旨意：将札实坚参革去法王，发回本国；继晓革去国师，还俗为民；靳直谪看孝陵；靳仁及党桐、冯时，俱削职编戍；赵芮、连世，各夺三官；以素臣敢言，升受金都御史。素臣拜受诏旨，忙忙的见朝谢恩。到任公座诸事已毕，修书一封，打发奚囊回家，迎接水夫人及家眷进京。因嘱咐道：“如不在吴江，可速往江西丰城未老爷家中迎接，并素娥姐接来，不得有误！”奚囊领命，同着两个新收的长随，连夜出京去了。

素臣踌躇国事，必须荐贤共理，复草本将何如、成之、梁公、首公、敬亭、心真、双人等，一齐列名保举；又一本专荐观水；并劾安吉妒贤嫉能，宜予罢退。此时天子信任素臣，励精图治，御笔批准，把安吉削职闲住；起复观水，升援国子监祭酒；以元首公为国子博士，景敬亭为国子助教，何如、成之、梁公、双人，俱待诏翰林。素臣又思：“靳直党羽，布满天下，若不剿除，终为后患。”因又上一本，参劾景王；荐林士豪、匡无外、景日京、刘虎臣为四路招讨使；并请赦东阿贼首奚奇、叶豪，盘山贼首尹雄，各率所部，分派招讨麾下，带罪立功。奉旨：俱照所请，着所在官司，催迫上道，赴留都谢恩任事；即敕南京兵部衙门，每路各拨京军一万，听其调遣。又恐本兵不谙机宜，将素臣升授兵部左侍郎，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，以便指授方略。将景王降为奉恩将军；长史吴凤元革职回籍。此时素臣正在得君，真个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听。旬月之内，把在京在外，贪官污吏，参劾殆尽；老成耆宿，山林隐逸之士，

均征聘入朝。一时朝野风气翕然，真觉太平有象，景运聿新。正是：

君子之德风，小人之德草。

欲善而民善，一变可至道。

素臣朝罢无事，每常想起：朝政现在肃清，经筵日讲，已荐正斋、长卿充任，又有何如、成之等轮班入直，必能启沃君心，裨益圣听。国子为育贤之地，既有五叔司其成，复有首公、敬亭助其教，人才自日盛一日。有长卿为詹事，与怀恩内外交赞，东宫圣学日进。有林士豪等，为四路招讨，靳贼党羽自平。只差一件，是《原道》一篇文章，尚未发挥。奚囊到家，接了家眷进京，与古心朝夕承欢，可娱萱堂蔗境；田氏素娥一妻一妾，必能和协，可修琴瑟之好；只差一件，是璇姑生死未卜，日夜未免萦心。如此踌躇，已非一日。

一日朝罢回家，见府门前，轿马喧阗，人夫络绎，长班跪禀：“家眷已到。”素臣大喜，忙下轿趋入内厅，远远望见水夫人坐在上面，古心夫妻，田氏、素娥领着文虚夫妇，紫函、冰弦、秋香诸婢，环侍于旁，心头如小鹿儿厮撞一般，突突的跳个不住。忙赶上几步，跪在地下，抱住水夫人两膝，喜得鼻涕眼泪，一齐都滚出来，叩头不已。水夫人扯起，以手摸素臣之面，道：“我儿，莫非是梦里相逢吗？”素臣道：“母亲，不是梦，孩儿回想从前之事，真如作梦一般，至今日，方才梦醒了也！”素臣起来，拜见古心夫妇，与田氏对拜过。素娥红着脸儿，低低叫一声：“老爷！”拜将下去，素臣含笑而受。两侄拜见后，只见一个奶娘，抱着一位眉清目秀的孩子，

跪将下去。水夫人道：“这是你的背生儿子。”素臣喜道：“果然生了儿子吗？”俟奶娘拜毕，接过来抱在怀中，摩其头面。水夫人道：“你身上穿着朝服，不要污了。”素臣慌忙递与奶娘。家人婢女正待上前叩见，外报将进来：“有东路招讨刘爷，差家将投揭，送小夫人在外。”素臣惊喜：“莫非是璇姑？”接揭看清，正是刘虎臣，禀说在洋，寻着妹子，送进京来。忙禀知太夫人，太夫人吩咐：“抬轿进来！”叫素娥接进，拜见太夫人。各人见礼过，排起家宴，合家欢饮。

素臣是夜，宿在太夫人房中，备诉从前之事。讲至三鼓，尚未及半，候太夫人落牕，方沉沉睡去。过了几日，太夫人吩咐，回房安寝。是夜夫妻二人，也差不多讲了三更天的话。一日太夫人择了吉期，与璇姑及素娥完姻。满朝文武俱来贺喜。

素臣是日入朝，皇上正得捷音，四路招讨已将靳贼党羽荡平，百官奉贺。散朝，有旨独宣素臣及谢红豆，于中极殿赐宴，敕阁臣入陪。素臣趋进殿门，只见几个女官，簇拥着一个小小女娃，从西殿门冉冉而入，齐上金阶，双双俯伏。皇帝宣至榻前，东西排列锦墩，赐坐赐茶，温言慰劳道：“荐贤者受上赏。今日海宇宁谧，皆卿文白荐贤之功；而荐文白之贤者，又卿红豆之功。”一面着阁臣拟旨褒封，一面令内侍取花红表里、金玉明珠赏赉。素臣细看红豆，越看越熟，却再想不起，曾于何处厮会。红豆注视素臣，有似曾相识之意。不一时，撞起金钟，敲起玉磬，香烟缭绕，笙管齐鸣，内侍排上宴来，素臣、红豆起身山呼把盏，君臣欢饮。阁臣朗宣圣

旨道：

县君朱红豆、兵部左侍郎文白，荐贤为国，有功社稷，各赐白璧一双、黄金千两、明珠两颗、彩缎十表里。朱红豆册授郡主，文白升授兵部尚书，充经筵日讲官，应得封荫，照例给予。其四路招讨、林士豪等及从征将士，俱交部从优议叙。钦此。

素臣红豆九叩谢恩。宴毕，皇帝命内侍捧过玉杯，满酌葡萄，御手亲赐两人三杯御酒。各簪金花，披着大红金彩，撤御前金莲烛，导送归第。

素臣回家，把所赐珠玉陈设，率田夫人，望阙拜受，款待内侍，送出门去。梁公、成之等一班亲友，及朝臣中相知之人，俱纷纷而至，来送素臣花烛。是日大吹大擂，款宴亲朋。内厅请出太夫人，素臣率同璇姑、素娥叩拜，后与田夫人上立受礼。合家见礼已毕，送出诸亲朋。素臣向太夫人房中视寝过了，到田夫人房中，解带宽衣，便欲就寝。田夫人笑道：“新郎不入洞房，毋乃矫情耶？”素臣正色道：“此乃正礼，卿无相笑也！”田夫人道：“圣人制礼，不远人情。为治者，当使内无怨女，外无旷夫。相公今日，当自近者始矣。”吩咐丫髻掌灯，亲送至璇姑房中，说道：“明晚妾身再送相公至二妹房中去也。”说罢，喜孜孜扣上房门而去。

素臣自此以后，入朝则参赞军机，砥砺圣学；出朝则下气怡色，孝养高堂。弟兄式好，妻孥和协，享尽天伦乐事。转盼数年，连举四子。瓠卜入相，独掌朝纲。古心登第，已入翰林。东方旭已升洗马。鸾吹事太夫人

如母，视田氏如嫂，与璇姑、素娥，如同胞姊妹一般相好，时常相聚。观水、何如及言志诸人，俱登显要。洪长卿转了宾客。赵日月、廉介存、袁正斋俱至九卿。任信也行取进京，做了监察御史。素臣不忘前约，将湘灵小姐之诗，选了数百余首，加点成集，亲作序文，梓行于世。土豪、无外、日京、虎臣，俱升总兵。奚奇等分隶四镇，防守要地，执掌兵权。连红须、铁丐及丰城江中所见使拳之人，俱先后提拔，做到副参游守之职。文足安邦，武能定国，烽烟俱息，天下太平。

素臣一生心事，强半已遂，只有汰除僧道一事，尚未举行。这日独坐书房，再四踌躇，机不可失，事在必行。因在灯下，修成本章，至五更入朝面奏。皇帝狐疑不决，素臣宛转开导，娓娓千言，剴切详明，圣意始动，发交廷臣公议。内阁九卿，太半俱以三教并行，由来已久，未敢遽议汰除。素臣侃侃而争，凡七上章疏，待命阁子，须发俱白，方得挽回圣意，如奏准行，颁下诏旨，先行晓谕。素臣朝夕在阁中，与同志诸人，商酌汰除条款，善后事宜。不料，这诏颁至江西，龙虎山真人张元孟驰驿进京，伏阙上疏，特纠素臣为迂儒误国。天子为其所惑，召元孟进朝，与素臣当殿折辩。素臣据理直争，元孟辞屈，俯伏于地，痛哭流涕，道：“文白强辞夺理，臣以口拙，不能与争。但文白言神仙俱属子虚乌有，则实为欺罔圣听。今臣请于御前游神金阙，告请老祖天师，于云端显示法象；如不蒙显示，甘就斧钺！倘臣言不谬，亦祈皇上赫然震怒，治文白欺君罔上之罪！”天子失惊道：“卿果能使卿祖现像耶？”元孟垂泪道：

“臣祖在天之灵，臣原不敢妄请垂示，但此时圣旨煌煌，幽明共凛，道教之存亡，实系于此，不特臣祖怒白狂言，不惜示像，即列祖诸仙，恐亦不嫌褻渎也！”皇帝道：“卿如能致列祖诸仙共现法像，则文白妄言之罪，自无可辩；但恐卿不能耳！”元孟得旨，即在金阶之上，步罡踏斗。须臾，拜伏于地，游神而去。有一个时辰光景，才醒转来，奏道：“臣祖已转奏老君，会八洞神仙、普天神将，俱现云端。请圣上龙目一观，便知虚实！”皇帝大惊，急下御座，步至金阶，鹄立未久，但见：

祥云馥郁，瑞霭葱茏。白鹤青鸾，对舞红云而下；苍虬紫凤，双腾碧落之间。老子乘牛，两道白眉长覆嘴；天师跨虎，一堆赤发短披肩。汉钟离引领八洞神仙，飘飘欲堕；五天君部署五方揭谛，奕奕如生。西池阿母驾班龙，迷离云雨；南极老人骑白鹿，抖擞梅花。雷公与电母施威，响震山河光射斗；海鬼捧龙王朝圣，波摇霄汉势浮天。

皇帝吓得汗流浹背，俯伏于地。满朝臣子及女官、内监、禁军、门校，俱爬在地下，磕头如捣。素臣不胜气忿，瞋目直视，须发倒竖。元孟奏道：“皇上崇道敬神，文白诞慢无状，君拜于前，臣立于后，大不敬也！乞下议，以肃朝常！”皇帝叩拜时，诸仙神像渐渐升举，仿佛天门开处，仙童仙女，各执朱麾玉幢接进去了。

皇帝进殿，亲宣御旨，收回成命，不复汰除僧道。于文华殿建醮九日，即令张元孟主坛，答谢天地；文白非圣无法，欺君不道，本应正法，姑念宣力有年，着令跪坛九日，皈依道教，免死为民。元孟急奏：“皇上若赦

文白，恐干列祖诸仙之怒，于圣躬国运，俱有未便！”素臣奏辩：“张元孟以幻术欺罔圣明，罪在不赦。皇上勿为所愚！臣宁死誓不跪坛，以辱儒行，不敢奉诏！”皇帝大怒道：“有何幻术，可以欺朕？现在列祖诸仙，森列罗布，尔犹作此狂言，真所谓获罪于天，不可祷矣！”于是重复宣旨，将素臣押出午门，立时处斩。

当下素臣两叔观水、何如，好友洪长卿、赵日月，纠集了梁公、成之、敬亭、心真、双人，及廉介存、袁正斋、任信、东方旭一班在朝京职，连名上疏保救。愈触圣怒，目为朋党，降旨一概削职，即日驱逐出京。田夫人率领璇姑、素娥，花绑衔刀，赴午门上书，情愿代死。有旨，俱流戍广南。古心击登闻鼓上陈，立时拿交刑部。文虚、奚囊赶入怀恩外宅，痛哭求救。怀恩转求太子，飞马入宫。恰值女神童谢红豆正在御前陈救，太子忙跪下去，一同伸辩。皇帝大发雷霆，将东宫废为庶人，安置别宫；红豆革去国姓，与田夫人等一并流戍广南。素臣至此，一无生路，引领西市，静候典刑。监斩官赵芮如飞而来。素臣望北谢恩，复望南拜别太夫人，天性所发，不觉潸然泪下。刽子手跪在地下，连磕数头，说一声：“小的们，伏付太师爷归神去也！”正待开刀，却被五城居民，扶老携幼，匍匐而至者数十万人，国子生徒、京营军士数万人，俱来哭祭，把刽子手隔在两旁。太夫人坐一乘小轿，前来诀别。素臣跪在膝前，痛苦失声。太夫人正色道：“吾儿何作此状！岂所学未固，犹贪生畏死耶？有杀身以成仁，无求生以害仁，正吾儿今日之谓也！有子如此，吾愿足矣！汝当含笑入

地，勿以我为念！”素臣涕泣受命。当驾官奉旨催促，太夫人含泪上轿。赵芮喝令赶开众人。只见两匹劣马，泼风也似的赶来，大叫：“监斩官！刀下留人！”赵芮看时，却是总督京营戎政匡无外、营中都督景日京。二人跳下马来，向赵芮拱手道：“弟等正在教场操演，闻信赶来。望老先生缓刑片刻，容弟等人朝保救！”赵芮冷笑道：“东宫尚且被废，何况公等！”喝令刽子手：“快与我斩讫报来！”日京大吼一声，把赵芮劈胸扭住道：“你这奸臣！敢如此作威作福，且吃我一拳！”轮起铁椎般的拳头，劈面打去。无外飞起一腿，早把刽子手中拿的一柄鬼头刀，踢落在地。当驾官大怒道：“你们都是大臣，不知法度，辄敢劫夺法场，当得何罪！”喝令护卫官军，一哄上前，把二人拿住了，候旨发落。赵芮挣扎起来，放炮行刑。只听得轰天一声炮响，刽子手一刀，向素臣颈中剁过，如冷水向心窝中直淋下来，那头便滚落，颈中一股热气，望上直冲，骨都都的冒出鲜血，心里便如几万枝箭攒射将来，辣痛非常。正是：

心从长乐宫中死，魂向华胥国里来。

第五十回 照妖镜团圉玉镜台

割股心邂逅冰心女

素臣被刑心痛，痛极一惊，忽然直醒转来，浑身冷汗，心头突突地跳个不住，身子仍在邯郸道旁吕翁祠内客房中卧榻之上。睁开眼来，只见太玄、成之二人，站在床前，素臣急坐起来。太玄笑道：“做得好梦！如今是醒了么？”伸过手来，欲拍素臣之背。恰被素臣拿住，瞋目直视，大喝一声道：“原来是汝所为！是何妖邪，辄敢以幻术戏我？且吃我一刀！”飏的掣出刀来，直劈下去。太玄猝不及防，被素臣目光注视，神威一逼，宝刀烁烁，寒芒直射，心胆尽裂，魂魄俱飞，忽地现出原身，却是一只玄狐，通身黑毛，无一毫杂色，跪在地下哀号乞命。成之顾而愕然，攀住素臣臂膊道：“吾兄勿伤其命，且问个明白。”素臣喝道：“你要性命，快把巢穴夥类，并从前作过罪孽，实供出来！如有一句虚言，便斩汝首！”老狐道：“小畜在太行山，穴居千年，采取日精月华，滋养荣卫，从不伤害生灵。因妄慕帝里繁华，入都游赏，偶经此地，爱闵老花园幽寂，暂寓其园，俟小畜进京，探看消息后，挈两女往游。两女见金相公才貌，顿起邪心。小畜防范严密，不遂其意，恹恹成病。小畜

舐犊之私，见金相公代结花烛，正入情坑，不合令大女假作小姐，二女假作丫鬟，明去夜来，桃僵李代。又因金相公备述文爷才品，兼之性恶僧道，小畜无知，遂求一见。因邪说不支，欲以幻术取胜，致为文爷照破。倘蒙恩饶畜一死，当引两女，仍回太行，闭洞潜居，隔绝人世，以尽余年，断不敢妄为也。”成之大惊失色。素臣道：“我说闵小姐未得父命，焉肯遽从？原来是你这孽畜所为！只是金相公既与尔女寝宿，必耗精神，这罪却也不小！”老狐道：“两女采取日月精华，已非一日。贪慕金相公才貌，输泄真精，有益无损。非若狐精偷盗元阳，竭人骨髓。只看金相公丰采便知。小畜颇谙医理，广识丹方。闵小姐现因劝其父不转，忧郁成病。小畜当觅灵药奉赠，待闵老相求，然后救之，姻事可谐，以此为赎罪之资。伏惟文爷饶命！”素臣道：“如果有药可救，闵小姐得成婚姻，当饶汝死。”因收过宝刀，放起老狐。老狐仍复人形，顿首谢罪。素臣太息道：“邪不胜正，理所固然；幻术愚人，事所恒有。卢生遇仙，本属虚诞，即真有其事，亦今日之类耳！堪笑世人无识，妄想成缘，致堕邪道，建祠设像，惑溺后来，良可叹也！”老狐道：“非文爷之定识定力，孰能参透机关跳出圈套？老狐阅人多矣，文爷真天人也！”

成之怆惶而回，二女已知事败，满面羞惭，垂泪道：“不意缘尽于此，后会无期！前程保重，善处新人，勿思薄命也！”说罢，泪下如雨。成之亦怆然，悲不自胜。老狐再三催逼，两狐痛哭而去。成之追送出房，冉冉墙阴，倏然不见。次日，根问馆童，知小姐果然病